

海南民族文化“七个一”作品征集大赛

你好，白沙（节选）

■ 尚长文

白沙是古老的。一山山、一岭岭密密匝匝的森林，保存有中国最名贵的花梨、青梅、绿楠等珍稀木材。有十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，腾跃在密密的林间深处。远远看去，一片片近乎原始的林子，静物般矗立在这片土地上，无声地述说着它的绵长和悠久。那一座座的黎族、苗族村寨，则像一颗颗珍珠，散落在一座座群山下。

如果说古老的土地留存了名贵的奇珍草木，那么，历经千年风雨的船型屋，则同样见证了白沙这片土地的古老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文化的悠久。

船型屋的由来，据说是黎族同胞为纪念渡海而来的黎族祖先而建。作为黎族最原始的居住形式，船型屋的墙体用泥土筑成，屋形狭长，屋檐低矮。屋顶外形像船，内部与船舱也很相似。船型屋就地取材，取之于自然，富饶的海南岛给黎族人提供了丰富的建材，木材、竹子、藤、茅草等方便易得的有机建材，十分环保，拆建也方便，鉴于这些优点，船型屋得以世代流传。

这是黎族的文化。
中华民族的文化。

白沙是年轻的。今天的白沙，村村通公路，通到家门口。一条条公路由窄变宽，由弯变直，由线成网，把乡村和外面的世界连在了一起。数不清的公路，成了山区村民奔向幸福生活的起跑线，也把现在和未来连在了一起。因了公路，心底的梦想变得不再虚幻。白沙便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。

白沙是宁静的。走进村庄，能感受到的，是村庄的宁静，光明的淡泊。村道的旁边是房舍。房舍前的小院里，阿婆端着簸箕悠闲地择菜，阿伯则坐在小桌旁，捧着水烟呼噜噜地吸，这是一幅久违了的田园场景，古老得就像旧时的连环画，令人遐思神往。也让人不免觉得，即便风儿到了白沙，恐怕也会变得舒缓起来，怕一不小心会惊扰了这里的散淡。便暗自心动，只觉得这里才有自己梦寐以求的慢日子。

白沙是丰腴的。白沙的大地上，分布着肥美的田野，无边的森林，青青的草地，潺潺的溪流。从白沙县城出来，自驾车随意奔驰，大地上满目清新，美不胜收。鬼斧神工的山岭，涓涓细流的小溪，从一滴清露到一峰山峦，从郁郁葱葱到绵绵翠林，都完整地保留着大自然最美丽的元素。雄峰显耀峭峻，沟壑隐藏着迷离，溪水碧透着清纯，层林粗放傲然，处处溢出强悍的野韵，生命的力度。

这里还有中国发现的第一个陨石坑。据朋友介绍，白沙的陨石坑，是距今70万年前，一颗小行星坠落后爆炸形成的陨石坑。白沙有霸王岭森林自然保护区，保护区里的原始森林、奇花异草，都有很高的旅游价值。有邦溪鹿鹿自然保护区，保护区里有海南坡鹿等多种珍贵动植物。白沙还有令人心动的红坎瀑布。

白沙之美，美在水资源异常丰富。白沙县境内，有南开河、石碌河、珠碧江三大河流，千百年来，它们滋养了白沙一代代儿女，是白沙人心中的母亲河。除了这三条大河，白沙还有数不清的涓涓小溪。可以说，在白沙，有山便有水，有村便有泉，山和水、水和村庄密切相连。山因水而雄壮，水因山而妩媚，群山怀抱里的村庄，则因山水而更加灵秀。白沙的山山水水，村村寨寨，构成了白沙一幅绝美的景色。你不得不相信，有了这充足的河、溪、泉，便一定会有风调雨顺，会有令人陶醉的田园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便都会有拂也拂不去的难以化解的浓浓乡愁。

在朋友的推介下，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，来到了鹦哥岭。鹦哥岭是海南三大山脉之一黎母岭的重要山脉，也是海南的第二高峰。远处看，山川溪谷纵横交错，天然湖泊星罗棋布。近处看，山上巨石罗列，蕉林清翠，浓荫蔽日，绿波涟涟，四面的山坡，因了层层的尽染，翠绿的像一只只金色的音符在秋风中飘荡。乘着四月的晴日登高望远，巍巍五指山，遥映眼帘，好一片壮美河山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里还是琼崖纵队司令部旧址所在地，革命战争年代，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。站在鹦哥岭，极目远望五指山，清凉的山风里，让人不自觉地便唱起了那支著名的红歌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。

在这里，半个多世纪前的1943年，黎族、苗族人民发起了白沙起义。这次起义，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站在白沙起义纪念碑前，每一个到访的人都会无不强烈地感受到，这是一片洒满了先辈热血的土地，这里的山峰曾经就是起义队伍浴血奋战的地方。山风拂来，吹过耳边的风里，似乎还回响着当年此起彼伏的不屈的呐喊声、厮杀声。只有不忘历史，方可砥砺前行。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

下午的时候，车过黎族村寨，眼见得路边有一个简易的商店，同行的朋友大约是买瓶装水，几个人便信步走了过去。

进到店里，朋友问询式地喊了一声“有人吗”。

从屋里伸出一个脑袋。

买水！

对方说了声自己拿。随后，对着柜台上的微信二维码努了努嘴，就又回屋忙碌去了。

简单的情景，我们却充满了感动！

——为自己没被当作外人而感到。

是的，这就是黎族村寨！

这就是黎族人！

在这里，人与人之间，信任和信赖仿佛与生俱来。这里的一切都是自然的，真诚的，亲切的，外面的人到了这里，也不由得返璞归真。少了机谋，多了朴实；少了戒备，多了轻松；距离缩小了，封闭的心胸自然就打开了，连笑容也变得真实而柔和。可亲可敬的土地般厚重的白沙乡亲啊。



投稿邮箱

hnrzpb@163.com

霸王岭，海南的绿色请柬（节选）

■ 黄美林

听历史老人说，你来自远古洪荒。

1. 如果说，南国之南的昌江是座醉美天下之城，那么昌江的霸王岭就是夜空里那颗最明亮的星星。

“雨林，昌江之瑰宝”。拥有两千多年底蕴的郡县，折射出一种别样光芒。来自太平洋季风里的水汽和东升西落的阳光，将霸王岭乳养得郁郁葱葱。一份关于山野关于生命的箴言，一直在这片山岭里浓缩沉淀。

据说，每逢开花，半空也会繁花似锦，芬芳四溢，奇特而瑰丽的景色令人眼花缭乱。风景里的味道，在一番解读之后，会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未知世界。

她是不是脱离尘世，是不是通灵隽永，是不是气质绰约？走进霸王岭，揭开它的面纱，实在是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。

霸王岭，我穿过世俗目光，让心停留在连绵不绝的绿里。在一片片苍翠之中，诗的湖水开始泛滥。飘过万水千山的风卷已经放下。要阅读的是霸王岭，要感受的还是霸王岭。

2. 山，被阳光撩开面纱。林荫小道开始排出一路蜿蜒与清新，燥热与喧嚣了无踪迹。绿色叠着绿色，露珠映着露珠。

走进一片绿里，就会发觉生命是一支清唱的歌，那漫山遍野的绿该能编排出多少支恣意的歌？于霸王岭来说，毋须附着人类的信仰，见性见心，自己的名字就叫自然。

在霸王岭上，我仿佛遇上南国第一缕晨光，它温暖心底的每一个角落，无数想象从这里像蝶儿一样张开翅膀。

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”的诗句，信手拈来。也许，前方的转角处就住着一位高深莫测的隐士。

一串串光圈幻化成凌空仙女，缥缈出林下的七彩，在有限的空间里绚丽出触手可及的美。须臾之后，绚丽碎了，荫下便留下串串关于生命的传说。

盘根错节的词语出现了。你只有亲眼见过，才知道其内涵。山岭的风情就筑在这些没有章法的根上吗？我见过许多瀑布，听到“树瀑布”的称谓还是头一遭。那些榕树为了把根系插入地下，竭尽全力地用上百条气根将一块比房子还大的石头包裹起来。远看，树根随形就势就像真的瀑布一样。

分辨不出是谁的根，毕竟根脉相连，很难从里面理出个一二三四出来。

“直立如屏的板状根”像一堵墙横亘在前面，“老茎生花”的奇异有些匪夷所思，“独木成林”的壮观一笔又很难写尽。诸多神奇的细节，让雨林越加丰满。

三棵树的纠缠，让人也说不清是谁的谁。既然一起，就要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地向着阳光。

鸟儿也是艺术家。在插根筷子也发芽的雨林里，它把鸟巢般的种子衔到陆均松的树

干或树杈上，长出一簇簇叫“空中花篮”的植物。这些鸟巢巢，本该长在地上，遇上懂艺术的鸟儿，也只能离开故土随遇而安了。

绿海行舟，我仿佛从现代社会一下穿越到洪荒上古的年代。

3. 最大的天然南亚松林、最大的野生青梅海林、最古老最大的野荔枝林，与霸王岭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每个地方该有自己的头领。在这里，就叫“参天大树”。洼地沟谷的大树，傍一湾溪水。它的高大，完全超乎人的想象。同样是生命，它有它的世界。我带着近乎膜拜的心情慢慢靠近，看它枝叶婆娑，看它树藤万千。

“树神”“树仙”“树王”的千年古树，比比皆是。野荔枝树王、陆均松王、天料木王……它们是霸王岭最忠贞的见证者。在昌江县城还是蛮荒之地时，有一棵陆均松在这里就已守了五百年的寂寞。

柚杉、蝴蝶树、红绸、榕树……上千种树，每个树种就有一位王者高高在上。无一例外，它们都和谐相处，守着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。上千位“王者”，耸立于山岭，耸立成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。在我想来，它们当是连通天地的萨满，三界五行，它都可以抵达。一个树王，就是一把金灿灿的钥匙，可以打开一个部落的大门。每个树的群落，那份壮观和神奇都可以大书特书。

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丛和野芋头，太眼熟了。种类繁多的野生花卉却未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海南梧桐、刺桐、假杜鹃……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分夺秒地绽放或盛开，就如江南人家养的盆景，无论大与小都要在恰当的时光里展示生命的底蕴。我以惊异的目光，与它们对望，它们生命里的从容将我稳稳攫住，从肉体到灵魂。这里也是一个社会呀，只是没有人能听得懂的语言罢了。

原始热带雨林、山地雨林、山地常绿林和山顶矮林，与林下花草，层次分明，一幅水乳交融的画卷铺满了视野。

一只可爱的蜥蜴，对冒冒失失闯进自己领地的人，似乎很宽容，一心趴在树干上享受背上的一线阳光。

4. 藤，这千万年前的精灵，穿越时空坠入红尘，向我的笔下靠拢。

一份坚韧的美，究竟需要经历多少道工艺才能像孔雀那样开屏？

树有多高，藤就能攀多高，这需要多么精湛的技艺？在密密匝匝的林海里，阳光是一种奢侈的东西。它拿出浑身招数，攀了树干攀树枝，攀了树枝攀树叶，向上，向上，再向上，只有把自己拽到阳光里面，才可以枝繁叶茂，才可以在雨林这个大舞台上睥睨众生。

树缠藤，藤缠树。缠成虬龙，扭成麻花，这样才可以让生命得到全方位的展示。游龙、凌空、飞渡，好像许多词语在这里都派

黎家茅屋

■ 陆登光

那日，与两位友人一起，去看看黎家茅屋。这是我蓄存已久的心愿。

这是一个被重重大山严实包裹着的村寨。原以为这样的村寨，必定是茅屋连着茅屋的一个个院落了，却不想这村寨全是样式一样的平顶砖房。村里人说，这新房是政府资助他们建造的，已经两年了。我这才记起近年来政府启动的民房改造工程，这无疑是政府为黎家人做的一件大好事。我们这时却有些遗憾：这么老远地跑来，竟看不到茅屋。脚步懒懒的，正想往外走，这时随着一位老者的指引，却看到村外掩映在绿竹丛中的一排茅屋，不由得一阵欢喜：啊，我们终于看到茅屋了！

我迫不及待地跨过几道田埂，奔向茅屋。茅屋里没有人。没有人的茅屋门却敞开着，我们不敢贸然进入。顺着敞开的门，我看到屋内的一切：一张用细木棍扎成的木床，紧

靠在西墙上。屋角堆放着犁耙刀镰等农具。屋中央是三个石头支着一口铁锅的火灶，灶旁放着一只瓷盆，盆里装着碗筷。茅屋被长年的烟火熏染着，已经发黑。以前的黎家人的日子，就是在这茅屋里度过的么？这茅屋已度过多少春夏秋冬？经受了多少风霜雨露？我想象着茅屋的出现，必定是黎家人游牧生活的结束。想象着他们世代生活在茅屋里，生儿育女，繁衍生息。

目光滑过眼前的茅屋，我看到不远处一些更为低矮的茅屋，默默挨在山脚下，像一段流逝的岁月，想来这就是黎家人的寮房了。我从过去的阅读中，早已知道这寮房的功用。茅屋外正有阔大的芭蕉叶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，蟋蟀在草丛中叫得亲切动听，那种甜蜜那种诗意，是外人无法体悟到的。

茅屋虽然低矮，却也别致。它的每一张

在陵水（节选）

■ 北野

一 稻田里的牯牛，海风中的牯牛 尾巴垂向暮晚，尖角戳进鼓皮的牯牛 唇间含着杂草，低声饮着雨水 它们在时光中默默站立，脊背上 扬起长鬃。它们用二十年时间 就演绎完了一生，也许就是哞的一声 就结束了。等一头雄牛 沿着夕阳飞下山岗 挖出它藏在泥土里的身影 它尘土飞扬、拼命吼叫 我看见苗寨里的那片牛头阵 突然就卷起一阵狂风。棕榈 宽大的叶子，在天空摇摆 仿佛一群幽灵在冲锋

二 龙船树，鸡蛋树，三角梅 芒果，木棉，椰子，龙眼树 桫欓树……都成了南岛猴猴的天堂 我们根本不用在这个时代饲养它们了 它们的家在树冠上，它们的伴侣 在白云上。当我们幻觉出现 那里就成了它们飞跃生活的广场

它们沐浴，恋爱，娶妻生子 群起搏杀，为一个人的后宫添置新娘 伤痕累累的红脸膛汉子 在游人中游荡，它心里藏着王子的 愤怒，也藏着盗贼的理想 世上的美女，即使都被霸王占有

了用场。一条条碗口般粗、数百米长的树藤在林中游走，往返穿梭，从这棵树伸到那棵树像蟒蛇一般。陡然遇上，心情肯定是非常紧张的。有谁知道，它长成这般需要经历多少风雨沧桑？

摒弃所有欲望，只是一个劲地生长，哪怕再大磨难，也要顽强。对生命的诠释，无形之中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5. 山上一盘棋，世间几千年。 四下里走走，哪都是风景，即使避得开霸王金峰、聚宝峰……无处不在的山高水长又如何避开？我摸着掌心的叶片推算，有多少个春天来过，又有多少个秋天从这里走开。

一条浅溪在黄绿色的苔藓和蕨类匍匐的岩石中开出一条道来，石上绿萝就在边上摇曳。沿着涧溪溯流而上，裸露的巨石常年被冲刷，自己已经去掉了棱角，可油绿的青苔不离不弃，仍然年复一年地随着它。

“霸王圣潭”盛满了一岭风情。 水声迎面，绵延不绝且越来越大，似乎欲将故事说得悬念迭起。瀑布不请自来。它悬在光滑的石上，悬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。宽数十米的雅洁瀑布，五级就是五个首阶。它从天而降，宛如一气呵成的旋律。天河直坠的豪迈，就从这些水与石的纠缠之中生出。它似银瓶乍裂，莽莽撞撞之际摧金捣玉，仿佛积蓄千百年的力量都化成崖壁云烟里的白龙。

几棵参天的树木旁，是观赏或倾听飞瀑最佳的地点。一场关于山岭的对话，在这里无时无刻不在说着。诗里的水就该是这样的，若莲花盛开，长出一瓣又剥落一瓣，然后再长出一瓣。

6. 赋予昌江玉灵魂的是热带雨林的万千风情，而赋予霸王岭灵魂的是那若隐若现的长臂猿。

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流放海南时，一定看到过海南长臂猿的。要不，怎会留下“柏家渡西日欲落，青山上下猿鸟乐”的诗句。

长臂猿，人类最孤独的近亲，成了这里的“山大王”。它们是这里的“土著居民”。一份野性，在这山野里肆意张扬。

它们从一棵树移动到另一棵树上，像飞一样，真是像一个个飞将军。也正如此，想一窥真容又何其难，只能从它们发出的声音里去揣摩它们的喜怒哀乐。

在山风飒飒里，我似乎听到悠长啼声，正招呼同伴，正呼儿唤女。

为什么这里还有世上仅存的长臂猿？这里丰富的野生荔枝、海南蒲桃，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。你给它们一片丰饶的空间，它们就会给你一片传奇的天空。你远远地瞅着山岭，没准它们正在树上悄悄地瞅着你。

巍巍群山，莽莽林海，我该用一支什么样的笔来书写霸王岭的风情，又该用一颗什么样的心来歌唱霸王岭的神韵？

又是一年三月，在春暖花开，草长莺飞的季节，一个被春色装扮的广场上，我被一个吹奏鼻箫的老艺人迷住了。她的箫声以及她的忧郁，像一把利剑刺中了我，亦像幽谷中独放的幽兰，暗香徐徐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潮澎湃，热泪盈眶。

她身穿黑色的上衣，色彩斑斓的筒裙，头上戴着绣有各种图案的头巾，胸前戴着挂满银坠子的银排，正全神贯注地吹奏鼻箫。她不需要乐谱，吹奏的是她心中的歌，其实在她的心里已经吹了无数次了。箫声低沉、浑厚，与她忧郁的神情浑然一体，塑成一尊雕像的静美。她沉醉在箫声旋律所蕴含的情景中，目不转睛。她沉醉在箫声里，而我沉醉在祖先的往事里。

箫声的旋律充满了整个广场，悠远、凄清、苍凉，不断穿越时空，穿越大地，在山水间，在心灵深处泱泱流淌。流淌千年悠深的眷恋，涌动着黎族子孙万年不变的情怀。时光在逗留，每一个音符跳跃着她那美好的记忆，通过箫声袅袅而弥散，只有真正听懂的人，能够感知。

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充盈于斯。

我对黎族的鼻箫是再了解不过了。勤劳聪慧的黎族人，不仅能歌善舞，而且能制作出异彩纷呈的乐器。在异彩纷呈的乐器中，鼻箫是最有特色的一种乐器，几乎在海南岛生活的黎族男女都会吹奏。

黎族鼻箫，因用鼻子吹奏而得名，黎语称“屯卡”，是黎族古老的乐器。鼻箫有四个孔，60厘米长，管径1.6厘米。有着黎族姑娘亭亭玉立身軀的鼻箫，秉承了黎族先人们容纳百川的浑厚。以山竹作箫身，在身上凿四个孔，于是鼻箫和人同时有了相通的气韵。演奏时，将鼻箫放在鼻孔，通过鼻孔的气息和手指在箫孔上的变化，发出悠扬的声音。黎族女人像一生钟爱自己的男人一样钟爱着鼻箫，她们随身携带，随时吹奏。鼻箫的每一音符，都绽放着黎家人美丽的爱情之花。于是，黎族祖先把制作和吹奏鼻箫的技艺，传授给自己子孙后代。

黎族青年男女以吹鼻箫相亲相爱，擅长吹鼻箫者，备受青睐。当他们的箫声沾满三月花草的清香，应和着清泉，飘向四野的时候，他们的情感世界也因此变得丰饶，生活变得美好。眼前的这位鼻箫老艺人，曾经也像所有的黎族青年男女一样，因箫声而美丽，生活像箫声一样美好。然而，婚后生活的拖拽，无暇顾及她心爱的鼻箫，如今儿女长大成家立业，拥有大把时间的她，再度抚摸鼻箫的时候，已经把是一个古老的老人。

老人像与初恋情人久别重逢，她内心被尘封的炽热与柔软，随着箫声飘扬。她心中的许多曲子，一一翻列出来，让那些醇熟的旋律，百年山兰香般的箫声，从鼻尖散溢出来。循着草和花的芬芳，伴随着山歌声，锣鼓声，在上空缭绕，又顺着春风飘向远方。

箫声仿佛是三月的春风，吹暖人们的心，又仿佛是春雨，滋润人们的心田。人们血脉里沉睡已久的记忆顿然被唤醒，记起一个民族古老的历史。

时光从鼻尖溜走，她在忧郁。忧郁鼻箫失传。她成了鼻箫传承人，进校园，进社区，带弟子，传授吹奏鼻箫技艺。

我在她身上，看见时光的流逝，她的忧郁就成了我的忧郁。保护鼻箫就是保护民族文化遗产，更是保护人类自己。



《叶下织锦》 张茂摄